

欧洲右转说明了什么

2022年4月29日，埃隆·马斯克在当时的推特上，发了一张讽刺漫画。漫画第一格，一条直线上标注着左、中、右三个节点，左、右各有一个人像，写有“我”的人像站在中间稍左的位置；漫画第二格是左端那个人像快速向左狂奔，使得中间那个平衡节点随之向左移动，“我”就处在了中间不断右移的位置；漫画第三格，左移至左侧极端点的人像回头来，看到“我”已处在中间节点右侧位置，就开口指责“我”右倾。

这是很有趣、很有现实针对性的一幅漫画。马斯克通过漫画想表达的是，原先处在中间偏左的“我”，由于极左的出现，却成了被指责的右翼。如果看一下漫画发表时间，就更加意味深长了。那时是俄乌冲突开始后两个月，美西方恰是舆情鼎沸、摩拳擦掌、疯狂“左奔”之际。

两年多过去了，时间和现实，让“左奔”多了冷静和反思。美西方社会的齿轮，开始缓慢向右转动。2022年9月26日，乔尔吉娅·梅洛尼率领右翼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在大选中首度获胜，成为一位“崇拜墨索里尼”的意大利女总理。2024年6月的最后一天，欧洲两大支柱之一的法国在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，极右翼国民联盟首度成为最大赢家，在577个席位的争夺中以34%胜率领先于其它各党。要知道玛丽娜·勒庞实际领导的这个组织，七年前参选时仅得了8个席位。

欧洲正在快速右转，这已是触手可及的变化。在这个变化过程中，它不仅会改变欧洲的政治色彩，带来民众心理的巨大起伏，更造成日益尖锐的左右翼极化对立。德国总理朔尔茨评价此次法国选举时说，“法国即将举行的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选举”。

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左翼与右翼，出现不过200多年。1791年夏天，正处于混乱时期的法国政府召开了一次立法会议，讨论法国皇帝的权限到底是应有绝对否决权，还是部分否决权。会场上两种态度鲜明对立且参会代表有1500人之多，国民会议主席巴伊为方便统计票数，要求支持绝对否决权的“保皇派”坐到右边，支持部分否决权的“共和主义者”坐到左边。自此左与右就不再是简单方位词，而成了隐喻政治立场的标签。

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，左派更多有着时代的革命者、倾向于追求改革和平等的色彩，右派则更多有着因循守旧、关注自身发展和反对干预的色彩。但即使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列宁，也以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幼稚病”》一文，对极“左”进行过严肃批评。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生涯中，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，也多次对极“左”思潮和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进行批评和反对。

在现代美西方政治舞台上，左右翼更多被简化为“操心别人”与“关注自己”两大倾向，并且以立场的难以调和而日益对立、极化。拜登心心念念搞“盟友”，特朗普则只要“美国第一”。在欧洲政坛上，俄乌冲突中欧洲一些掌权者既挑起事端出钱出武器，又暗戳戳出人废管道，还莫名其妙引进数量庞大的难民，让本就疲弱不堪的欧洲经济社会雪上加霜。虽然政客们或许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但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欧洲人民，并不都是缺心眼。

欧洲右转，实质上是对近些年欧洲政客们过于“操心别人”的一次巨大反动。

由于左右翼长期极化对立，在左右摇晃过程中常常引起社会的巨大骚动，表现为欧洲街头冲突、政坛骂战愈演愈烈，双方争斗中也越来越不择手段。此次法国解散国民议会、提前进行选举，是当政者试图利用自身仅存的资源优势、趁对手立足未稳消除隐患的一次豪赌。但事与愿违，选举中极右翼大放光彩。继意大利右翼掌权后、法国从根本上坐实了欧洲右转的事实。

欧洲右转这一历史意义的现象级改变，是当前欧洲人心思变的写照，也是对欧洲多年来诸多政策的巨大负向反馈。

昨天是意大利，今天是法国，明天又是谁？欧洲右转之后，又会发生什么？

这一切，值得欧洲人思考，也值得全世界认真预判。■